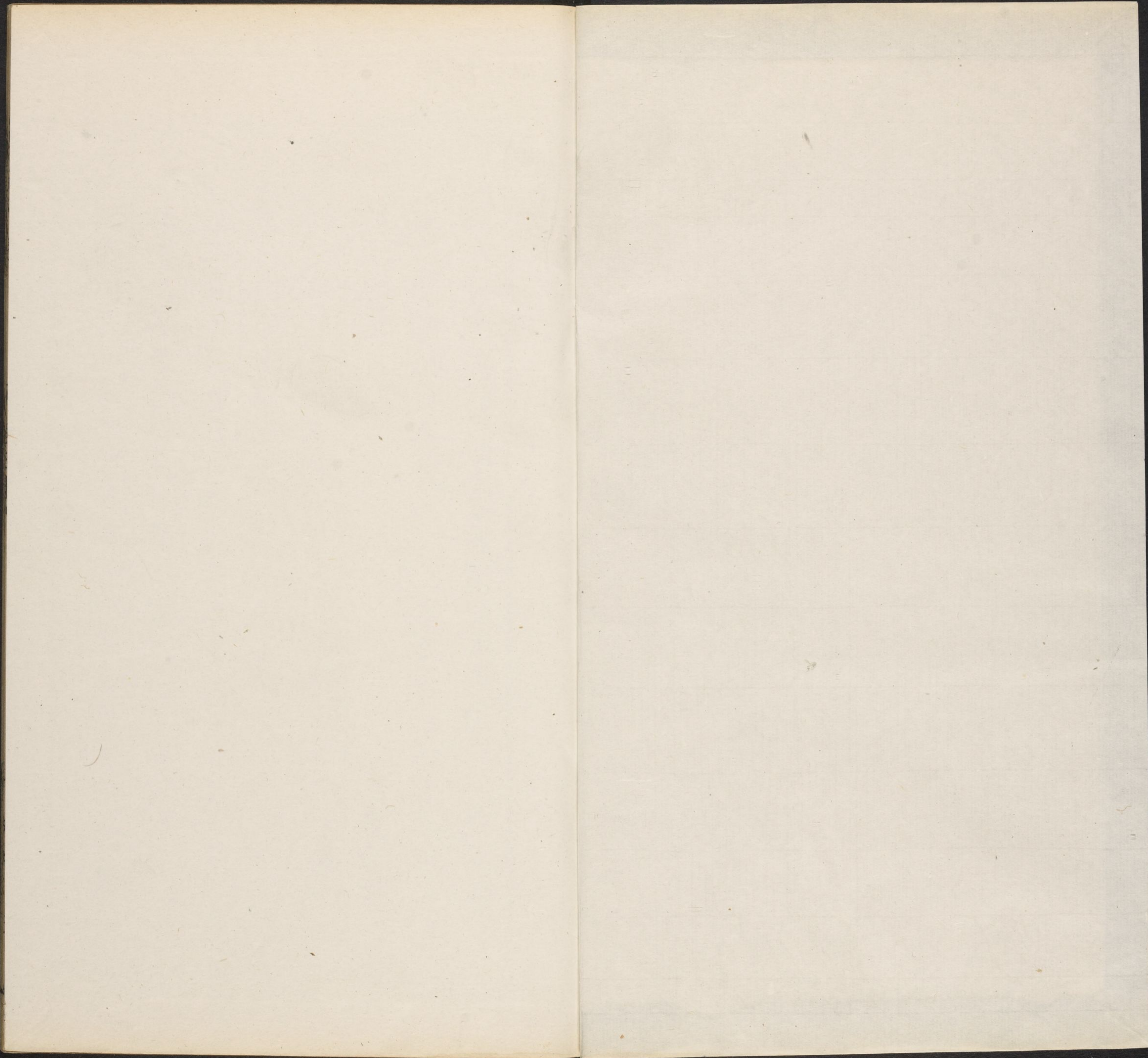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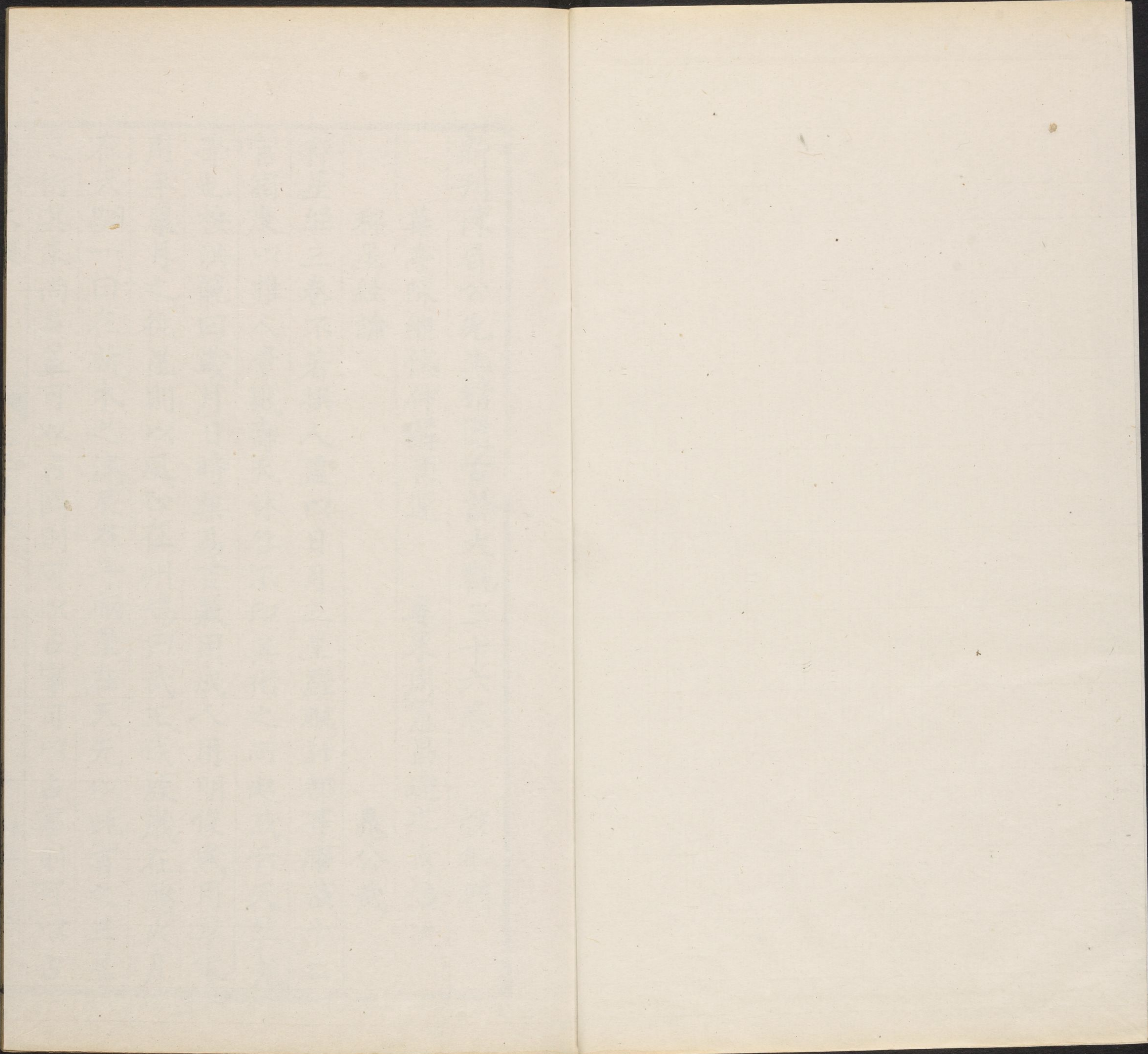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43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六卷

技術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周憲昌達之甫編次

秤星經論

晁公武

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蓋以日月五星羅睺計都等曜演十二  
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  
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正在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以此言之五星  
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

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氣  
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  
獨以為効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最遲而為吉凶者  
久故有餘氣云

珞珞子三命一卷李獻臣云珞珞者珞珞如玉珞珞如石之義  
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  
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  
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  
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乎其傳者也呂才稱起

於司馬季主及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利劫殺  
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  
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于說文巳字  
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來故精于其學  
者巧說奇中最多

伶官論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  
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祖函  
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商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守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吊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懽樂以極馳驟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求息矣魚龍角牴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赤霄可上固不在于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

嘗于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詭不誠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崑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藥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以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維延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

### 方術論

范曄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者物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恠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戾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慶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



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

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卽顛咎徵最密餘亦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定命論

顧愿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運命竒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未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

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  
漢臣行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  
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  
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厄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饑席義  
枕仁徼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叢  
迹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筭窮  
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  
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夭夫  
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

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  
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  
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酒  
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  
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  
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  
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  
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天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  
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

一原夫滄椒非養生之術咀劔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梁時或嬰患深閭乖教寵之津空各統操榮之輪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蹻跼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琰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畧昔兩都全盛

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質貽談豈惟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箸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謂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  
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敵識弗免豈  
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  
虛以溷育疑明以動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  
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阻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  
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  
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  
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遠磻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  
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

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  
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  
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遭禍且智防有  
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獲逸  
而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  
効安徵豈若凜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為心依德為慮使迹窮  
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  
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  
指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  
存顯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  
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  
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  
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  
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  
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脣齒富教相  
假遞成輔車令弛棄纖紈損絕梁豢必云微生委命豈不已曉  
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

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  
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為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  
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籍數  
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情布末懷畧  
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  
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  
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  
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疴勿藥

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帖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昇冝思復巢許之情捶勒會史言膺躄跣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脩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戈兩濟何傷

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藴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啟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為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為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石雖可毀堅不

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宥  
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相論

曹植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  
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  
馬多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二  
寸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于外道合其  
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  
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  
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  
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為知人事耶



昭有弗榮之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  
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  
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  
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  
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  
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祖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  
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

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  
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于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  
剗而脔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  
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  
之脔其肉鑽其骸精氣復于無物而貞晦發乎焦枯不其妄耶  
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  
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

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于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于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益不祥噐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噐械必爨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膾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噐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束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草木禱一禽畜

鼓而舞之謂妖祥如咎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烏假夫著龜乎又烏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筮論

王充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著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

古言九卷  
卷三十六  
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  
知欲問天大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  
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  
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  
為光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  
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  
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言意或曰人懷天地之  
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

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胷腹之中聞知其言故鑽龜揲  
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  
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兆  
數則吉意以為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也  
一身之神在胷中為思慮在胷外為兆數猶人內戶而坐出門  
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  
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有生之顛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  
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能相荅今天地生  
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國死著之莖問生之天

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也按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

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又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入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入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竒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

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  
無適子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入皆  
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  
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  
猶稱善何則入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  
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入適與  
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  
見祥物非言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

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也鑽龜揲著有吉凶  
之兆者逢言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  
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遇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  
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入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  
此也君德道賢時適當平嘉物竒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世  
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  
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  
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

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

以為吉日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諭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



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  
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  
者不見兆者為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  
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糞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糞以祭則  
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  
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卜世論

孫 郈

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  
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  
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之於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  
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  
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  
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  
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  
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

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著龜論

于邵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導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  
卜職或掌三易以辯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  
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  
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辯吉凶  
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蒺藜終驗齊莊  
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  
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

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疊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龜策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

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  
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  
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  
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  
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  
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竒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  
攘大宛南收百越卦筮至豫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

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  
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  
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  
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  
夫揆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  
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  
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  
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  
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虐寒疝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虢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雍祝之傍簫聲猶

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

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數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浪酬塞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痾興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麻鹿藿止救頭痛之病麥麴芎藭反救

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於玄都揚已名於綠  
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無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  
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  
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藥石論

張懷瓘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  
肉多筋少之法薰猶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  
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  
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  
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  
卽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  
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  
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能縱橫偃亞

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脂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復無像神貌懵昏氣候茫然以濃淡為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人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曰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

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踈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踈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况它者哉



一行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  
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而怪當  
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與學校廢而禮  
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  
索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  
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之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

脩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滅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

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行祿命堊書論

呂才

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  
 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  
 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五姓  
 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  
 凶依此為法至于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  
 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  
 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諸  
 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虞唯按堪輿經

云黃帝對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遇姬姜數姓  
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卬霍魯衛毛聃却雍曹滕畢原  
鄧卽並是姬姓子孫孔殷木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  
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  
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  
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  
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謂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  
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

而知命祿親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  
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  
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  
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勅紀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  
豈待生當建王憂動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  
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何魁之上蜀郡  
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  
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  
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

依祿命書法合貧寒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  
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尅弱身合  
短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  
踰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  
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  
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  
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當祿合奴婢尚少  
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  
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

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  
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  
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尚隔四辰  
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  
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考文  
皇帝皇大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  
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  
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  
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

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為天子以  
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  
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  
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  
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  
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並為篡  
逆人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槨喪期無數後  
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通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

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  
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  
石交侵不可逆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于  
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壘法或選年  
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貴賄莫  
不擅加防害遂使壘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  
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  
于晝夜之感感于男女之化三光運于上四時通于下斯乃陰  
陽之大經不可失之于斯須也至于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

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欲使同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上赤大事用日出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用黑大事用昏時鄭玄

注云大事者不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而壘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壘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壘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

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于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據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于魯不閔葬得吉日若敖絕祀于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茂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

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若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恭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私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蓐而受吊問或云同屬忌于臨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于斯其義七也



張旭草書論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域者也往時張旭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窮窘憂悲愉快怒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現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草書論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  
 獻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隸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鷲舒翼未發若舉復安重  
 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彙而桓：及其逸遊眇  
 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衣陸揚其波芝草蒲陶還  
 相繼棠棣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寒  
 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  
 廉宮隨體散布紛擾：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蛟獸嬉其

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黨而不群或若自  
檢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薦藝之彥役心精微眈此文憲守道  
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  
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  
班而成章信竒妙之煥爛體礫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于純素垂百世之殊觀

博奕論

帝 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  
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  
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  
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  
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  
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于耕牧而黃霸受道于圉圉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

名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  
不務經術好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  
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  
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  
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  
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  
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

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  
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鶩博選良  
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  
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梓孰與  
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之力用之于詩書是有顏  
 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  
 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刺客論

蘓轍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才以犯上相琴以為賢孔子疾之齊  
 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  
 皆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  
 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  
 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  
 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  
 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于莊公公用之  
 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

三戰三敗沫以七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戴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於夾谷皆以要盟不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七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於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漕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三十六卷終

